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1 年 5 月 10-11 日)

1、CNAS：马克龙应团结欧洲推进欧盟改革

5月4日，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布跨大西洋安全项目研究助理尼古拉斯·洛克（Nick Lokker）撰写的评论文章《马克龙能和其他欧盟领导人和睦相处吗？》。文章认为，马克龙亲欧立场明确，因此他战胜了持反欧洲一体化立场的勒庞，其再次当选巩固了欧盟内部团结。但是，马克龙领导的法国与其他欧盟国家之间存在四点主要矛盾。一是法国的单方行动可能被视作是法国维护自身利益而非欧盟集体利益的手段；二是马克龙连任加强了法国在欧盟中的政治影响力，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忌惮心理；三是法国对其他欧盟成员国意见漠不关心，尤其是其对俄政策与其他欧洲国家存在矛盾；四是马克龙反对欧盟扩大的强硬态度备受争议。由于马克龙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推进彻底的欧盟改革，作者建议马克龙应努力团结其他欧盟国家。针对乌克兰“入盟”问题，作者建议法国政府与其他欧盟成员国协商一致，避免单方面行动引发欧盟内部分裂。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can-macron-play-nice-with-other-europeans>

撰稿人：范诗雨

2、《外交学人》分析哈萨克斯坦的宪法公投

5月9日，《外交学人》网站发表其研究员科伦·伍德（Collen Wood）的文章《哈萨克斯坦的宪法公投意味着什么？》。作者指出，6月5日，哈萨克斯坦将对一揽子改革进行投票，以期将其从“超级总统制国家”转变为“强大的议会总统制国家”，但其成效未必显著。首先，作者梳理了哈“超级总统制”的发展历程，称其是一种通过宪法修正案不断巩固的、总统对政治决策拥有无限控制权的制度，但自2017年宪法修正案开始着重分化总统权力。针对此次改革，作者表示将会赋予议会更大的权力，且两院之间的权力分配会发生一定变化，主要有二：其一，减少下院席位至98个，总统可任命的席位由9个降为5个，将其席位转移到上院，总统可任命的席位由15个降到10个；其二，下院代表进行混合选举，比例代表和直接选举份额为七比三。此次改革还涉及对司法制度的调整，即重建宪法法院，并强调了地方治理的重要性。最后，作者指出，本次改革是哈迈向真正代表性政府的重要一步，但成效如何无从确认，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质性调整也仍需时间。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5/whats-in-kazakhstans-constitutional-referendum/>

撰稿人：孟子琦

3、亚洲协会：菲大选如何影响其外交政策走向

5月9日，亚洲协会网站刊登助理研究员多米尼克·弗雷泽（Dominique Fraser）撰写的文章《菲律宾大选对印太地区的竞争意味着什么？》。文章回顾了现任总统杜特尔特在任期间的外交政策，指出其曾试图拉近与中国关系，但却遭遇了不少阻碍。首先，由于他未能从中国获得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240亿美元贷款，民众失望情绪日益强烈；其次，中国虽是菲律宾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在直接投资方面仍表现不佳；最后，其在南海争端上的表现也令菲民众不满。截至文章发表时，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之子小马科斯及现任副总统莱妮·罗布雷多分别获得了56%和23%的选票，二人对菲律宾应如何应对大国竞争持有不同观点。小马科斯誓言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但同时“与所有人做朋友”，一再表示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仲裁结果无法执行，但也提出要在争议海域部署海军舰艇或海岸警卫队船只。罗布雷多则承诺会改变路线，重视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传统伙伴并团结东盟。总之，此次大选将对菲律宾未来外交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菲律宾或被迫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

<https://asiasociety.org/australia/what-philippines-election-means-contest-indo-pacific>

撰稿人：彭智涵

4、IFRI：文在寅总统领导下的韩国国防现代化

5月4日，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发表了国防研究实验室研究员雷米·赫梅兹（Rémy Hémez）撰写的政策分析文章《源于力量的和平：文在寅总统领导下的韩国国防现代化》。作者指出，2018年以来韩国为“国防改革 2.0”计划付出了巨大努力。文在寅执政期间，韩国特别关注高科技武器的研发和列装，其国防工业和技术研发部门也快速发展，陆海空三军都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在海军建设领域。韩国还寻求在空天方面发展其情报和探测能力，以防范来自朝鲜的威胁。最后，文在寅领导下的军事改革，还希望打破韩国传统的军事文化，并在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提升韩国战力。然而，应指出的是，过去几年韩国的军事发展并未影响美韩同盟的稳固，双方仍保持了密切的军事联系；中韩关系的发展也重回正轨。但尹锡悦总统的上台可能会带来新变化，如若其增加部署萨德系统，或会使韩国再度回到美中竞争的风口浪尖上。

<https://www.ifri.org/fr/publications/notes-de-lifri/paix-modernisation-de-defense-sud-coreenne-presidence-moon-jae>

撰稿人：李光启

5、CFR 刊文分析土耳其重新调整与沙特的关系的原因

5月4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网站刊登了其资深研究员、中东和非洲问题专家史蒂文·库克（Steven A. Cook）撰写的分析文章《土耳其为何要重新调整与沙特的关系》。文章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访问沙特并会见沙特国王和王储标志着土耳其正在修复与沙特的关系。2018年“卡舒吉案”引发的紧张局势使沙特开始抵制土耳其商品，此外，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上的孤立地位也加剧了其经济问题。文章认为，在卡舒吉事件中，土耳其原本的目标是削弱沙特的地区影响力，但是目前土耳其已同意将“卡舒吉案”移交给沙特审理，这显然是埃尔多安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做出了让步。在以往的地区事务中，土耳其的自身定位为“地区领导者”和“领先的穆斯林国家”，这样的定位不利于土耳其缓和与沙特的关系。文章分析，土耳其希望通过改善与沙特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来实现以下目标：第一，减轻土耳其公民经济压力，为2023年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做准备；第二，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勘探以及海军演习等行为引发了希腊、塞浦路斯等国家的不满，由于缺乏军事力量来威慑对手，土耳其政府试图通过调整外交关系来削弱这个“反土耳其轴心”。

<https://www.cfr.org/in-brief/why-turkey-resetting-relations-saudi-arabia>

撰稿人：胡宇恺

6、《报业辛迪加》刊文分析欧洲的软实力问题

5月4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发布了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的文章《欧洲的软实力问题》。文章指出，当前欧洲内部的文化战争对其软实力构成了破坏，具体表现为欧洲内部存在两个互为对立的身份建构（identity-building）。一是以公民原则为基础，强调国际法地位与自由民主力量，维护隐私与人权；二是以宗教和传统价值观为基础，认为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弊大于利，农民和工人地利益被精英阶层与难民群体所挤压。文章认为，前者易于使国家主权受到市场和超国家原则的侵蚀，后者则隐含仇外心理、伊斯兰恐惧症和白人至上主义。此外，文章强调，当各国致力于发展本国文化与价值观时，欧洲倾向于将欧洲经验普适化的行为进一步降低了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与国家的吸引力，甚至招致他国反感，脱节于国际社会。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urope-soft-power-problem-by-mark-leonard-2022-05?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organic-social&utm_campaign=page-posts-may22&utm_post-type=link&utm_format=16%3A9&utm_creative=link-image&utm_post-date=2022-05-05

撰稿人：蔡依航

7、《国家利益》：大型科技公司能否在乌克兰扮演和平缔造者

5月5日,《国家利益》刊登了影响力创新研究所(Impact Innovation Institute)执行董事维尔·科尔佩拉(Ville Korpela)和政策分析师戴安娜·米什特里(Diana Mjeshtri)的文章《大型科技公司能否在乌克兰扮演和平缔造者》。文章指出,在俄乌冲突中,大型科技公司正在对乌克兰提供支持,增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并为难民提供服务。特斯拉向乌克兰提供星链卫星联通互联网,移动电话运营商 T-Mobile、AT&T 和 Verizon 免除了往返乌克兰的电话和短信费用。作者指出,虽然工业界企业一直在现代战争中发挥作用,制造坦克、飞机和武器,但是网络空间和信息领域的战线也在逐渐铺开,大型科技公司成为了冲突中的直接参与者。在数字世界的维度中,国家的一些核心职能正在被大型科技公司和去中心化的平台所取代。在过去的十年里,大型科技公司已经不再像传统的公司,而更像是准国家——无边界的帝国,其相互关联的决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地缘政治后果。文章最后抛出了是否应该邀请科技巨头参加明年北约峰会的提问。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echland-when-great-power-competition-meets-digital-world/could-big-tech-play-peacemaker>

撰稿人：陈嘉澍

8、卡内基：美国制裁海康威视将加剧美中技术紧张关系

5月6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刊登了其研究员乔恩·贝特曼（Jon Bateman）的评论文章《美国制裁海康威视将加剧美中技术紧张关系》。文章指出，拜登政府正在权衡根据《马格尼茨基法案》把海康威视（一家上市的中国视频监控设备制造商）列入“特别指定国民与禁止人员名单”（SDN），这将会使美中科技领域的紧张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升级转折点。虽然近些年来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已经实施了很多限制性措施，但却很少使用SDN名单进行制裁。作为美国工具箱中最严厉的经济惩罚，SDN名单将会冻结海康威视所有资产，且对全球任何与海康威视进行合作的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然而，美国应意识到中国拥有强有力的反制措施，通过SDN名单对海康威视进行制裁将会使严重打击该公司，但也会引发美中科技领域紧张态势不断升级加剧，甚至对双边关系、全球稳定和美国经济带来严重不可预测的后果。作者认为，美国通常不能为其对华技术限制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而且对海康威视的临时性单边制裁将收效甚微，反而会对美国利益造成巨大损害。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2/05/06/u.s.-sanctions-on-hikvision-would-dangerously-escalate-china-tech-tensions-pub-870>

89

撰稿人：郑乐锋

9、《金融时报》：欧洲必须抓住机会实现更深入的团结

5月8日，《金融时报》刊登其欧洲经济评论员马丁·桑德布（Martin Sandbu）的评论文章《欧洲必须抓住机会实现更深入的团结》。文章指出，俄罗斯和欧洲将5月9日分别视为“战争胜利日”与“欧洲日”，双方观念的对立在俄乌冲突中暴露无遗。乌克兰成为普京对抗和平统一的欧洲的战场，但战争正在使欧洲更加团结。这在安全领域最为明显，芬兰和瑞典正处于加入北约的边缘，丹麦也即将放弃退出欧盟国防政策合作的决定。此外，欧洲未来会议即将结束，将会产生一系列有利于欧洲和平统一的提案。俄乌战争使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意识到团结一致的重要性，例如未经协调的军备采购无异于战事的平息，建设基础设施的集体行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危机。尽管如此，欧洲的团结仍面临着国家利益与欧洲利益的冲突，以及国家内部日益增长的反欧主义浪潮。长期以来，普京一直倾向于欧洲的一体化终将失败，但是俄乌冲突给欧洲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以此向世界证明欧洲团结的重要意义。

<https://www.ft.com/content/2b1ad571-490c-4cb6-bf92-2f7152895a6b>

撰稿人：李竺畔

10、东亚论坛刊文分析越南在太平洋的三角贸易

5月6日，东亚论坛刊登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三文寿（Tran Van Tho）的署名文章《越南与新的太平洋贸易三角区》。文章认为，越南已高度融入全球经济，其大部分贸易集中在中国、韩国和美国之间，形成一个新的太平洋贸易三角区。目前，越南所处该三角区面临很大风险：一方面，美国可能对存在巨额逆差的贸易伙伴实施保护主义措施，特别是那些从中国大量进口的国家；另一方面，当中国国内政策变化影响到与周边国家贸易时，越南过度依赖从中国进口可能会导致其贸易的不稳定。目前越南的贸易模式反映其工业化水平较低，产业结构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处于全球供应链的初始阶段，可以通过对中国和韩国的进口替代来提升产业结构。对此，越南的新工业化政策应该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制定新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战略。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改善基础设施，鼓励高科技部件和其他中间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第二，扩大熟练劳动力的供应，以提升越南的产业结构。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05/06/vietnam-and-the-new-pacific-trade-triangle/>

撰稿人：邵志成

撰稿人：胡宇恺、蔡依航、陈嘉澍、郑乐锋、李竺畔、邵志成、范诗雨、彭智涵、李光启、孟子琦
审稿人：姚锦祥、苏艳婷、许馨匀